

唐 纳

沉 浮 录

实应泰 ©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纳沉浮录/窦应泰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075-2151-1

I.唐… II.窦…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8639 号

唐纳沉浮录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话:010-63370164 63370169

责任编辑电话:010-63370162

投稿信箱:xiaotanxiaotan11@126.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7.75 字数:300千字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28.00元

前言

Qian Yan

台北市仁爱路×区××路×号。一幢小巧玲珑的花园洋房里，有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学者，他名叫陈纪滢。1981年5月的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函。

发信者是个陌生人，署名：李友仁。

他在写给陈纪滢的信中说：

最近从《明报月刊》上，偶见先生大作《回忆保卫大武汉》。无意中从先生尊作中发现了一个久违的名字：唐纳！此人是我在上海办《文汇报》时的旧交。眨眼间一别近40多年矣。唐纳是位善良的报人，见到先生大作，使我忽然想起，唐纳已被世事苍茫的尘海整整尘封近半个世纪了。唐纳是否还在世上？他是否因当年那场轰动上海的婚变，遭到精神打击，从此沉落在远离尘嚣的天涯海角？数十年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向来港的内地友人，询问有关唐纳近况。可以肯定地说，唐纳并不在大陆。如他在大陆，数十年的政治运动，谅他早已罹难其中，不能幸免。既然他远去海外，那么总会有个踪影。然世事如梦，挥指瞬间。唐纳如今即便活在世上，也是古稀老人了吧？我想，既然先生大文中多次提及唐纳其人，想必先生与唐纳私交非同一般。而且我相信，先生可能是现在知晓唐纳先生下落的唯

一知情人。为在有生之年再见唐纳一面,我恳求先生能费神复信,将唐纳现居何处,告知于我,以便我前去寻找。如蒙告知,万谢不辞……

陈纪滢这才知道自己无意间发表的小稿,竟惹来了大麻烦。他马上给香港的李友仁复函,称:

唐纳确系旧友,然数十悠悠,老朽也无法得知唐纳先生的下落。自从1937年在武汉最后一面,迄今40多年了。但是,我相信唐纳仍健在人间,因不久前曾有友人到舍下,闲叙之间,他提及唐纳可能匿居欧美某国。如有一日我得知唐纳下落,必然奉告不误……

自那天起,陈纪滢就开始寻找数十年下落不明、音讯杳然的唐纳。

1982年夏天,一位从欧洲旅行归来的老友,无意中向陈纪滢谈起,他在路经法国巴黎的时候,有人说起当年在上海从影的唐纳先生,现在在法国经营一家中国餐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陈纪滢当即向那位旅欧归来的老友探问唐纳在法国的哪一座城市开饭馆,饭馆的地址与他的近况如何,怎么样才能和唐纳取得联系,等等。可是那位旧友也语焉不详。刚刚得来的线索,竟然又断了。

陈纪滢寻友心切,他决定贸然寄信给法国的“华侨联谊会”,请求该会协助寻找唐纳。然而,陈纪滢的信函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无影无音。

但是,另一个机会又来了。是年秋天陈纪滢有幸获得一次随“金界梦之旅”旅游团赴欧洲旅行的机会。陈纪滢感到这是他亲自去法国寻访失散多年的旧友的机会。千载难逢,不可失去。

9月里,陈纪滢经英伦三岛飞赴法兰西首都巴黎,他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塞纳河畔。在这座古老的法国名城里,陈纪滢放弃了去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参观的机会,却在这座楼宇林立

的陌生欧洲古城里,通过会法语的熟人,到处打听唐纳的下落。然而偌大一座巴黎,唐纳的名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一个叫唐纳的中国人,更不会有人对发生在几十年前中国上海的一桩影人婚变产生兴趣。法国人如此,那么,在这里经商的中国华侨中是否有人了解唐纳呢?经陈纪滢的四处寻访查问,他甚至说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成为“女皇”的江青,人们仍然了无兴趣,自然,对唐纳其人更是无人知晓了。

陈纪滢非常失望。

就在他决定放弃这一机会,准备离开巴黎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一家中国餐馆就餐。席间,他无意中向那家餐馆老板谈起此事,询问说:“在你们法国的餐饮业中,有没有一个姓马的老板,在这里经营餐馆?”

“姓马的倒有几位,请问他的名号?”那位老板对来自远方的中国同胞提出的问题非常关切。

“他叫马季良,早年在上海的时候,他还叫过唐纳。”

“有这个人,不过,他现在好像不叫马季良了。”

陈纪滢眼睛一亮,惊喜地站了起来:“他现在叫什么,在哪里?”

那位老板拍了拍额头,说:“他现在可能改叫马肇章了,至于他现在在巴黎的哪条街上开馆子,我也要再打听打听才行。”

陈纪滢本想随那位老板就地寻找他急于见到的唐纳,然而“金界梦之旅”旅游团行期在即,不允许陈纪滢留在巴黎继续实现他的夙愿。于是,陈纪滢只好将他的名片,交给那位华人老板,请他务必代为寻找唐纳,并将他的名片转交给唐纳本人。那位好心的老板当即首肯说:“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陈纪滢回到台湾家里以后,日夜都悬念着来自法国的信息。他毕竟到古稀之年,无时无刻不想与抗战时结下深情的唐纳再见一面,以了却心中一个愿望。然而,那位中国餐馆的老板从此再无下文。

翌年春天,陈纪滢又请一位专门经营旅游业的朋友钟某,借前往

法国之便，为他查询有关唐纳的下落。这次钟先生总算没有白去，他回来的时候，将唐纳确实活在世上的消息转告给了陈纪滢。钟先生说：“你想找的唐纳先生不但还活着，而且，他现在就在巴黎经营一家名叫‘天桥饭店’的餐馆。不过，他现在叫马绍章了。这就是唐纳先生的地址。”

1984年6月，一架大型波音客机从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一跃飞上蓝天。客舱里坐着一位白发苍然的老者，他就是当年在中国大陆任新闻记者的陈纪滢先生。这次他是在事隔两年后，又一次出行欧洲。当陈纪滢飞抵他要讲学的德国慕尼黑城时，为了早一天在法国见到唐纳，他预先给唐纳发了一封快信。陈纪滢在信中写道：

 违教多年，时在念中。前曾屡次托人打听芳踪，今幸得到详址，故特上函问安。不知还认识老朋友否？愚弟数年前曾有拙作《荻村传》一书行销欧洲，据信已有人将那不值一读的敝作译成了法文，不知可否就近购得一册，指教？如蒙面晤，自当幸甚……

 陈纪滢为寻找唐纳，已经在台湾多次向法国发函。然而每每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此次他在慕尼黑发出此信后，也并不抱太大希望。陈纪滢认为唐纳是否仍活在世上，始终是个猜测不透的谜。特别是中国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海外报界关于这位当年上海滩上有名的才子，曾有过种种似是而非的谣传。对其生生死死，众说纷纭。特别是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年月，他曾听人传说，江青从北京派了红卫兵前去巴黎行刺唐纳，而唐纳本人为躲避灾祸，大多匿居在法国南部乡间。多年后仍余悸在心，深居简出，以防意外。致使一生善于结交朋友的唐纳，早已谢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陈纪滢想，即便唐纳本人确仍健在，也不一定敢给一个数十年失去联系的旧友复信。因为陈纪滢了解唐纳是位既善良又胆怯的老好人。

大出陈纪滢意外的是,5天后他即在慕尼黑收到一封唐纳亲笔写来的复函。他拆阅一看,果然是唐纳当年上海滩风华正茂时的潇洒笔迹,上写:

纪滢台兄大鉴:

自一九三七年武汉一别,眨眼四十七年矣!忆起当年聚首汉口期间,尚曾在尊府赐宴,哪有忘记老朋友的道理?弟空怀情仇,切盼兄早日来法。对酒忆旧,以偿阔别缅怀之情。

马绍章 顿首 ×月×日

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册陈纪滢索求的小说《荻村传》法文版样书一册。陈纪滢顿时高兴得老泪潸然而下。

9月24日,当陈纪滢由德慕尼黑国际机场起飞时,他的心就激动起来。因为他终于又可见到当年在中国因“唐蓝婚变”而家喻户晓的多情才子唐纳了。陈纪滢回到台北以后,马上将在巴黎见唐纳的经过,写成一篇题为《巴黎幸遇唐纳》的文章,刊发在台湾当年出版的《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上。陈纪滢是这样记载他与唐纳在巴黎的会面的:

唐纳还是那么热情,以致6天内请我两次吃饭,畅谈5小时有余;他虽年已古稀,但当年翩翩英姿,依然可寻;其说话之温柔,仍魅力动人;其态度之儒雅,足够显示他半生性格。也是我30余年来在海外所遇老友最诚恳、最坦白的一位!而当年相识时,彼此皆系青年,一旦重逢,虽快乐无比,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所加给的缕缕哀愁……

披露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的文章,很快被港台报刊转载,一时不

胫而走。从那时起，一位在世界华人视野里消逝近半个世纪的唐纳，终于又浮出了水面。当唐纳由一位引人注目的影星、著名影剧评论家，因与蓝苹（江青）婚变，忽然从茫茫人海中销声匿迹之后，数十年来，他究竟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如何从万民关注的电影界淡出，如何经香港前往美国，而又如何在法国巴黎找到了纯真的爱情与最后的归宿？

为解开读者萦绕心中的诸多谜团，本书纪实文学拟从唐纳 1937 年在上海，因与蓝苹婚变第二次自杀写起……

目录



Mu Lu

第一章

再次自杀之后

1. 第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002
2. 蓝苹的《自白书》让唐纳痛心不已 /006
3. 虽然情绝义断,善良的唐纳仍不忍看从前的情人陷入泥淖 /013
4. 在痛楚中徘徊,他发现振奋的力量正在心里滋生 /017

第二章

从上海到武汉

1. 在随军途中发现了蓝苹的剧照 /026
2. 重逢在武汉 /034
3. 在唐纳最痛苦的时候,竟有一位姑娘悄悄暗恋着他 /039

第三章

第二次爱情悄悄发生了

1. 初识小 P /045
2. 战乱兵燹中,有一对相依相恋的情侣 /050

3. 新婚蜜月感受到生离死别的痛苦 /055
 4. 千山万水隔不断缱绻的情丝 /060
-

第四章

漫漫寻妻路

1. 遥对人海苦寻觅,爱妻生死两茫茫 /065
 2. 在废墟上寻觅温馨的旧梦 /071
 3. 唐纳痛悔:“昆明不是抗战的前线!” /074
-

第五章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1. 从舞台走上银幕,小P的夙愿实现了 /077
 2. 在困难的时候她又有了新爱 /079
 3. 再回沪上泪沾襟 /081
 4. 在重庆又一次自杀未遂 /084
-

第六章

人生舞台的戏剧转换

1. 张淑贞,何许人也 /092
 2. 一夜间摇身变成了英国外交官译员 /096
 3. 在重庆,唐纳又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101
-

第七章

和谈前后

1. 伟人临山城 /111

2. 拒绝与江青秘密见面 /115
-

第八章

香江之恋

1. 在雨夜中逃往香港 /127
 2. 上海,曾是他们爱情起步的地方 /132
 3. 维多利亚海边柔情缱绻 /141
-

第九章

香港·纽约·巴黎,动荡岁月的频繁迁徙

1. 罗湖桥边,徘徊着一个断肠人 /152
 2. 在陌生美国欣闻共和国的礼炮声 /158
 3. 在巴黎开了一家中国餐馆 /165
-

第十章

唐纳心底的声音：“巴黎再好，它毕竟不是我的家！”

1. 香港传媒披露唐纳的归乡之梦 /172
 2. 江青给郑君里出了个难题 /177
 3. 塞纳河边有颗骚动的心 /181
-

第十一章

远眺“文革”狂飙

1. 黄浦江畔,两位老友翘望巴黎 /190
2. 江青走上了天安门 /193

3. 在巴黎惊悉上海抄家 /198
-

第十二章

在红色风暴困扰中

1. 有朋自远方来,噩讯频频惊煞人 /206
 2. 唐纳说:“我向往祖国,但我绝不去台湾!” /213
-

第十三章

不平静的巴黎餐馆

1. 可怕的“偶尔露峥嵘” /222
 2. 天桥餐馆来了一位神秘的美国小姐 /228
 3. 唐纳对美国女学者率直地说:“不!” /236
-

第十四章

暮年的两次归国

1. 欣闻擒妖泪雨飞 /244
2. 再从上海到武汉,如烟往事涌心头 /249
3. 唐纳晚年最后的安排——为写《回忆录》搜集资料 /256
4. 病歿巴黎 /266

第九章



香港·纽约·巴黎，动荡
岁月的频繁迁徙



唐纳沉浮录

TangNaChenFuLu



第九章
香港·纽约·巴黎，动荡岁月的频繁迁徙

1. 罗湖桥边，徘徊着一个断肠人

唐
纳

1948年春天，香港多雨。

陈润琼飞往大洋彼岸以后，住在香港荷李活道那片碧绿长青树深处的唐纳，忽然感到他的生活一下子变得暗淡起来。女友陈润琼的离去，仿佛让他失去了所有的乐趣。特别是到了晚上，唐纳独坐在他那间小屋子里，简直有度日如年之感。

就在这时候他学会了吸烟。

在浓烈烟雾的缭绕中，唐纳的眼睛不时凝望挂在壁上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他在维多利亚海湾为陈润琼女士拍摄的玉照。她背后就是太平山幢幢豪宅与波澜起伏的大海。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姑娘，脸上洋溢着幸福骄矜的笑意。而今，她竟悄然地前往了一个神秘的国度去了。唐纳望着她的照片，就会想起陈润琼在港期间给他的友爱与鼓励。

内战很快就见分晓了，国民党在东北和平津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证明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得民心的政党。中共的军队虽然没有先进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是他们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很快就要得到验证了。在这种时候，《文汇报》重回上海安家立户的日子就不远了。现在，我周围那些同仁们都以不加掩饰的兴奋心情，在准备随时返回上海呢。我也有同样的欲望。安娜，但是，如果我真去了内地，那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这一年夏天，唐纳在写给远在美国纽约的陈润琼书信中，流露了他想返回上海办《文汇报》的急迫心情。那时唐纳的心仍在上海，虽然他已与陈润琼有了那么深的感情，尤其是陈润琼去美国以后，两人仍书信频繁。尽管相隔数万里之遥，然而两人的心却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了。

到了深秋，中共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另两个重要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也正在厉兵秣马。在唐纳主办的报纸上，不时会刊出来自内地那振奋人心的喜讯。一条条标志中共即将最后战胜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新华社电讯和新闻，加重了唐纳的思归之心。有一天，唐纳把他希望解放后随《文汇

152

TANGNACHENFULU

唐纳沉浮录

TangNaChenFuLu



报》全体职员一起返回上海的想法，报告了当时正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

唐纳对潘汉年说：“上海是我走上影坛和文坛的起点，当初我出来完全是万不得已。现在，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多么想再回去看看黄浦江啊！”

“你是想永远去上海工作？”

“是的，上海是我的家呀！”

潘汉年不知何故却良久沉吟不语。那天，唐纳和潘汉年来到沙田马料水的“雍雅山房”。这是一处景色秀丽、恬静别致的花园酒家。潘汉年和唐纳静静对坐在酒家的二楼小雅间里，他们透过大块玻璃窗可以遥见对面半山腰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那时，内地频繁传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香港也弥漫着一股随时庆祝大陆解放的喜气。唐纳从对面香港大学学生们的笑脸上，就已经看得出人心的向背。但是唐纳却发现，潘汉年对他跃跃欲试想回上海的请求竟长时间不肯表态。他忽然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问道：“莫非我们大家想把《文汇报》搬回上海的想法错了吗？”

潘汉年一边吃着“雍雅山房”特有的风味阿里山烤肉，一边对唐纳说：“全国解放后，《文汇报》当然要搬回上海去办，这是无可非议的事。但是，你是否也同时跟回去，这倒值得自己三思而行啊。”

“为什么别人可以回去，我回去就要三思呢？”唐纳困惑地望着深沉不语的潘汉年，一时难解其意。

“听说，毛泽东现在的妻子，从前曾在上海和你有过同居的经历，是吗？”潘汉年思考许久，终于说出句分量很重的话来。

唐纳却显得很平静，很泰然，他点一下头：“是啊！这有什么呢？毕竟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我和她早就一了百了啦！”

潘汉年将一只上好的乳鸽，挟进唐纳面前的细瓷小碟里，悄悄望着他那张神色不改的国字型面孔。潘汉年似乎这才感到唐纳的天真。在唐纳的心里，对自己从前在上海与蓝苹同居这段历史，竟然看得相当平淡，似乎他从来就没有往深想过。潘汉年见唐纳愣着眼睛望他，才说：“你呀，真是没有经过政治风浪的人，搞文艺的知识分子真是天真哦……”

唐纳恍然明白了潘汉年的语意，他快人快语地说：“是的，从前我确没想过蓝苹有一天也会成气候。我当然了解这个人，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这人的脸就像门帘一样，说翻就翻，让你很难摸清她的脾气。她需要你的时候，可



唐纳沉浮录

TangNaChenFuLu

以甜哥蜜姐，不需要你的时候她就会把你一脚踢开的。”

“听说你们同居期间也多次吵架？”

“这是免不了的。”

“她是个坦荡的人吗？”

“爱记仇。吵架的事情，我是吵过以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她却总会想着和你过不去，隔三差五就找麻烦的。”



时任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潘汉年
(1906~1977)

潘汉年听到这里，不禁意味深长地发问：“既然她是这样一个人，马先生，你怎么还想着要回上海呢？”

唐纳愣了：“怎么，我回上海与她有什么关系呢？上海又不是她蓝苹的，我怕什么？”

潘汉年见唐纳仍然不以为然，就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在写文章上你可能比我强得多，可是在周全考虑上，你还差得多啊……”

那次与潘汉年谈话以后，唐纳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

从前他在重庆的时候，江青约他去一家名叫“凯旋归”的酒家会面，那时候，唐纳曾在心里产生过一种淡淡的怯意。可是，那时他的担心和胆怯还不十分明显，只是他对不愉快往事的疏远感而已。而如今经过潘汉年的提醒，唐纳才真正领悟了许多深刻的内涵。他知道潘汉年毕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又在上海和香港地区领导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嘴里流露出对唐纳解



唐纳沉浮录

TangNaChenFuLu

放后回上海的担忧，不能不说明是种善意的提醒。

转眼 1949 年春节又到了。

这时的唐纳心情非常沉重，一年前他可以把心里话，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自由论坛报》的特派记者陈润琼。然而现在，他面对的是《文汇报》内部那些忙碌着准备解放后返回内地的同仁们。随着内地形势一天天的捷报频传，国民党在大陆已成溃败之势。解放军进军江南的战讯如雪片一般飞到香港，唐纳既兴奋又痛苦。他兴奋的是终于看到了人民胜利的一天，痛苦的是他有家归不得。他知道现在内地发生的胜利，正是自己多年和郑君里等密友期盼渴望的。作为一个饱受国民党迫害的新闻工作者，唐纳多么希望回到解放后的上海！他可以在那里从事办报，或从事其他电影编剧和评论工作。然而他现在却眼望着罗湖桥，竟不敢迈向那片熟悉的土地。

这是种何等可怕的悲哀啊！

在痛苦中他忽然想起了远在纽约的陈润琼。分别快一年了，两地书虽然从没间断过，然而唐纳仍然感受不到她在身边时的温暖。

“阿仁兄！”陈小姐已开始来信上这样称呼唐纳的乳名了。这说明她与他感情的深化，也说明这位生于富贵之家、平生见过国际外交风云的优秀女译员，早已经改变和拉近了从前在心理上与唐纳的距离。她在纽约不断收到唐纳寄自香港的英文快信，通过这些信件，她更加了解到唐纳在国内即将发生重大变革之前那复杂茫然的心态。陈润琼知道唐纳心情一直十分矛盾，他现在既思念上海那片难忘的故土，又期盼早一天与大洋彼岸的陈润琼相聚。

在这种情况下，陈润琼终于给在香港的唐纳写信，表达了欢迎他来美国的意思：

一方面是你思念的祖国内地，一方是你想念着的朋友。你在此历史的紧要关头，究竟何去何从呢？本来，这是不应产生矛盾的。然而，你回去以后，会不会遭到什么政治上的打击，确实值得你三思而行。既然有人提醒你多留后路，我想，最好的出路还是到美国来！你千万不必担心来这里以后的生活，首先，你的英语相当纯熟。来到纽约以后绝不会因为语言阻碍而发生不适；二是不必担心来后的生计。如果你以报业为重，那么你来后仍可继续做记者，我也可以代为周旋，估计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报纸，都有可能聘任你做他们的外派记者。如果你感到当记者有点烦，那么，我还可以在这里为你联系其